

海边的 歌谣

方轶红 著

HAIBIAN DE GEYAO

学林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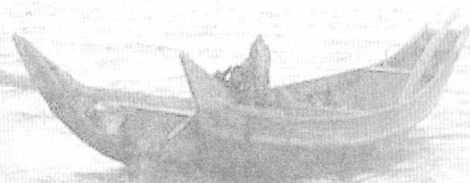


海边的 歌谣

方轶红著

HAIBIAN DE GEYAO

学林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边的歌谣 / 方轶红著. —上海:学林出版社,2008.11
ISBN 978-7-80730-667-2

I.海... II.方... III.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11697 号

海边的歌谣



作 者——方轶红
特约编辑——杨 翎
责任编辑——吴耀根
封面设计——王 强

出 版——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学林出版社(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)
电话:64515005 传真:64515005

发 行——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学林图书发行部(上海钦州南路81号1楼)
电话:64515012 传真:64844088

印 刷——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——890×1240 1/32

印 张——6.75

字 数——16

版 次——2008年11月第1版
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——ISBN 978-7-80730-667-2/I·115

定 价——20.00元

(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)

引

“踢踢坂坂，坂过南山，南山嘞咚，气冲大门，牛蹄马脚……”

这是我小时候常背的一首童谣。它朗朗上口，易诵难忘，却又词义奇特，意象朦胧。我猜不透它的意思，甚至无法确定它的文字，但多少年来无法忘却，总是缠绕在心头。不知何时开始，它又常常隐约地在耳边响起，令我不时地随口低吟。虽然至今我仍不能完全明白它的意思，它却每每给我带来儿时的情景，往事的回忆。

我出生在东海之滨的一个岛上，已离开那个岛屿很久。岁月如水流过，往事依稀如尘封雾障。但是，有几首歌谣，和一些平淡的故事，像树的年轮，溶入生命，变成岁月的印记，留在心里。童谣像一条线，把平淡的故事，如一颗颗珍珠串起，链接童年、少年，牵系着老家的旧屋、旧时的码头、海滩的灯火，和海鸥、风帆、招潮蟹。

波涛不息的大海里，潮水日夜流荡，走向四方，唱着欢乐或忧伤的歌。海上的岛屿，漂浮在海面上，迎接每一天的日出日落，应着四面的风和十面的浪，奏出天然的鸣响，有时激越，有时呜咽，有时悠扬。海岛上的人，迎着大洋的风，踏着大海的浪，一

代代地繁衍生息，唱着属于他们的年代和属于这片大海和岛屿的歌谣。

海边的歌谣

目 录

老家的旧屋·····	1
驮岛的鳌鱼·····	12
“做风水”的日子·····	23
屋檐下的日影·····	35
“龙头山”的新娘·····	47
旧时的码头·····	67
比目鱼的眼睛·····	78
拾“夜泥螺”的灯火·····	91
“暴动号”的沉没·····	106
海盗的财宝·····	118
童年的伙伴·····	132
山顶的“望儿石”·····	142
东海上的乱世情缘·····	160
海边的歌谣·····	170
不息的潮声·····	192
后 记·····	208

老家的旧屋



“踢踢坂坂 坂过南山”

在浙东沿海,数以千百计的大大小小的岛屿散落在万顷波涛之中,星罗棋布。一个个绿色的岛屿漂浮在海面上,海浪从四周向海岛涌去,仿佛是要努力地把它淹没,或把它推向大海中更远的远处。

我的老家在浙东沿海的一个岛上。小时候,老家的房子就在离海只有十几米远的海边,中间就隔着海堤。房子是一幢呈凹字型的建筑,青砖黛瓦,属传统的浙东民居的样式。岛上大部分经济尚可的大户人家的房子,都是这个样。凹型上部的开口,一般是用围墙围起来,根据宅地风水,择吉向在围墙中某处建大门,作为整座房子的进出口。

房子坐北朝南,屋后是一座不太高的山。在房子凹型的底部,中间是祖堂,祖堂两侧是正间;凹型的拐角处叫舍头间,通常作厨房用;左右两侧则分别是东厢房和西厢房。房子是我曾祖父造的,曾祖父有五个儿子。前三个儿子继承了与这幢房子有半里地的一座气派的大院,两个小儿子继承了这幢靠海边的,原来是仓库和晒场的房子。一排五间的仓库,经改造并在两翼建

起各两间厢房后,就成了这凹字型的院落。最小的儿子,也就是我的爷爷,继承了院落西边的一半。祖堂是公用的。

房子是一幢四架屋,五根桁条与栋梁一起,架起四间架的椽子。岛上普通的房屋大多是这样。我在岛上见过的最大的房子是七架屋,高高的门槛,粗大的梁柱,斗拱、牛腿有精致的造型,房间宽而深,每间房的面积足有我家房间的二倍大。据说岛上还有九架屋的,远近闻名,老一辈人都知道,叫“横便塘同泰”。“横便塘”是一个村的地名,在岛中央的嵩山脚下,“同泰”是那座屋宇的名字。院落巨大,屋宇轩昂,十分壮观,但我从未见过。可惜的是,“横便塘同泰”现今已不复存在了,不知何故。

大概是一年四季渔具进出和堆放的方便,加了厢房的院子凹型的上方仍然是敞开的,并没有围墙和大门。这就像个前无遮拦的三合院,从屋檐流下来的雨水,直接往外流入通向海里的水沟,海上的风可以越过海堤直吹进来。风水学讲究“藏风聚气”,“遇水而聚,遇风则散”是风水学的基本原则。对于相信屋宅风水的人来说,这样的结构并不符合风水准则。也许真是风水欠佳的原因,从我祖上开始生活在这个院子里的几代人,多历曲折,屡遭海难,使家族中最优秀的人才夭折,令家族难以人财两旺。

但这样的房子结构,却给渔业活动带来极大方便,又长又大的渔网可以从海边的渔船上,从一字排开的渔民手里传递过来,堆进祖堂内,甚至小舢板也可以直接抬进来放在院子里。很多时候,院子是个工场和堆场,父辈的渔民们在这儿用竹篾或粗麻做成又粗又长的渔索和缆绳,也在这儿制作和修补渔具渔网。

当鱼汛开始，渔网渔具被搬上了船；渔船丰收返航时，家家户户加工晾晒鱼鲜，整个院子又成了鱼类加工场和晒鱼场。

早时的渔索是用竹子做的。长长的毛竹从浙南山区运过来，篾匠把竹子剖削成细细的篾丝，把几根或十几根篾丝捆成一束。有时为了做起来方便，在篾丝中夹入稻草或麻，再用手摇辘轳把二束或三束的篾丝拧成一股绳，这样的绳索一般都有鹅蛋或胳膊般粗。几十米上百米长的一条，可以盘成一堆，比人还高。

最初渔网是用麻线织的，少数的也有用棉线织，后来逐渐用塑料线、尼龙线织网。渔家妇女都是纺线织网的好手，渔家的女孩从小就会织渔网。那时几乎家家都从生产队领来成捆的麻，用手摇或脚踏的简单的纺车，把麻按要求的粗细制成为麻线，再把麻线织成网。一户户人家织出的网片，到生产队把它们拼起来，就成了一顶顶巨大的渔网。

要把网片拼成各种形状的渔网，在渔网不同的位置用不同粗细的线和不同大小的网目，是由网师来设计的。村里有个网师，视力不大好，看东西要拿近了看，不知是习惯性还是病理性，他看东西时脑袋总是不停地摇晃，因此有个“晃头”的雅号。“晃头”网师绝对是制作渔网的高手，四季鱼汛使用的不同的渔网，以及后来的拖网、围网，他都能设计制作出来。“晃头”网师设计的渔网流行于当时的东海渔场，他的大名也就随着渔网而闻名于浙江、江苏和福建沿海的渔民中。

虽然近视又晃头，“晃头”网师看渔网总是很快，什么样的问

海边的歌谣

题到他手里总能解决,破损再厉害的渔网,他也总能把它补好修好,让它重返渔场。附近的渔业队,甚至外省、外地,也常有人来请他去设计、指导。更多的是把严重损坏的渔网送过来,请他主持修好。因为有“晃头”网师,渔业队有个规模不小的网厂,为本队和外面提供大量的渔网,织渔网和修补渔网也一度成为渔家女孩的一个收入不错的职业。

技术要求高的网必须集体在网厂织,因为需要网师随时的指导。一般要求的网片,可以把线领回家里去织。织网的报酬是按目数算的,最简单的二梭结,按眼目的大小和收目放目等要求的复杂程度,每万目三角至四角钱不等,三梭结的和特殊要求的网目,每万目在四角五分或更高一点。补网按天计酬,一般是每天七角钱。一个女孩或妇女织网时,家里总有人帮她绕线、应梭(把线盘进梭子里),这样她一个人一天,二梭结的可以织一万五千到二万目左右。许多女孩念完小学就进了网厂。她们穿着从宁波、上海的服装店买来的的确良面料的,色彩鲜艳、款式时尚的衣服,唱着歌,欢声笑语地在网厂的室内或凉棚下织网,让附近农家的女孩颇为羡慕。

有时生产队买来的是成捆的粗麻,渔民要把麻放在石板上,用很大的木榔头敲,把它们揉软去了皮后,就成了软软的细麻。一些屋檐下铺石板的人家,那石板就多数遭了殃。为了在海水中防腐,织好的渔网要在猪羊等动物血液中浸泡,叫做“血网”。成捆的麻、绳、缆索和各种鱼具堆满祖堂里,成为小孩们“藏猫猫”游戏的好地方。

房子虽已是百年老宅了,看上去还是结实而完好。屋檐下

的阶前铺着从岛外运来的绛红色的石板。可惜后来大多数的石板都被渔民敲麻槌稻草敲碎了，一块断成了两块，或碎成三四块。廊前石板的破损，使房屋像一个门牙残缺的老人，显得沧桑而衰微。窗户有的已用上了玻璃，有的还是木格窗。木格棱的窗子，冬天到来前糊上米白的窗纸，夏天到来前又把窗纸撕掉以便通风。那时候铁的铰链合页还很少见到，门窗的枢轴和户枢都是木头做的，开门和关门都会发出“吱吱哑哑”的声音。

冬天，木头的门窗密封性多不好，寒风和雪花会从缝隙中钻进来。从门缝、壁缝钻进来的风似乎是寒风中的精锐，特别的冷，人们常说“宁可风浪打，不可壁风吹”。好在岛上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火柜。火柜是长方形的，像一只船，中间有隔板，下面生着火炭。火炭烘热了火柜的隔板，人坐在火柜上，上面盖着被，热烘烘的极为舒服。

任凭屋外雪花飘舞，门缝里灌进刺骨寒风，坐在火柜上总是暖融融的。坐在火柜上嗑瓜子、讲故事、聊天、唱歌；小孩子在火柜上打闹游戏；过年时节家家有年糕、糯米块，在火柜下层的火炭里煨一煨，表面微微的焦黄，那热腾腾香喷喷的滋味，吃过的终生难忘。一个火柜可以挤得下一家四五个甚至七八个人。亲戚朋友来了总也被盛情地请上火柜，欢声笑语，亲情融融。因为有火柜，冬天就不觉得难过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倒觉得比如今的空调，更有一种暖融融的亲切的感觉。

冬天灌风的屋子，夏天却又通风不良，十分闷热。寒则添衣，暑来纳凉。那时的人们遵循着天地之道，应和着四季轮回。一到盛夏，家家户户把门板卸下来，用凳子一搁，孩子们就在院

海里乘凉睡觉。海浪拍打着堤岸，海风徐徐地吹来。猜谜语、背童谣、儿歌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响起来。

扁担弯弯挑着满筐的鱼，车水星不停地闪烁、水车轱辘在不停地转。牛郎星、织女星隔着天河遥遥相望。小孩们争着说，他们看见，月亮上有山坡，山坡上有棵大树，树枝上挂着酒葫芦，葫芦里装的不是绍兴老酒，也不是宁波米酒，是吴刚自酿的桂花酒。树下有一群洁白的羊，吴刚喝着桂花酒，在树下放羊。那时候，天空特别的明朗、清澈，孩子们数得清星星，看得见月宫，用他们的天使的眼睛。

天空中有几束“自来月”在不停地扫动，不远的海面上几艘军舰用探照灯不停地探扫着夜空，以探测是否有国民党的飞机前来侵犯。人人知道“自来水”，却不会有很多人知道“自来月”。那是在海岛上，在那个特定的时期才有的历史性的景物和词汇。自古只有月光能一泻千里，穿透夜空。人们把夜间从军舰的探照灯射出的巨大的白色光柱叫做“自来月”。

“自来月”无声地扫动着，时而交叉，时而平行，一会儿合拢，一会儿分开，仔细地搜索着天空的每一个角落。那些军舰就像是专门派来守卫老人和孩子们乘凉，守卫那平静的夜。那时偶尔有国民党的飞机从台湾飞来，轰炸沿海和海岛。但在这个“自来月”交织的星空下的海岛上，人们没有一丝的恐惧和惊慌。

“一粒星，骨伦登，二粒星，挂油瓶，油瓶漏，炒倭豆，倭豆香，加生姜……”当儿歌声渐渐稀落，孩子们先后睡着，大人们就把

各自的孩子一个个抱进屋子，放进蚊帐里。

有时候，人们就搬条凳子或一把躺椅，面对着大海，在海堤上乘凉。在还没有电灯的年代，人们早早地就把饭桌搬出来，在天井里吃晚饭。经常可以看到，一个并不宽大的天井里，摆开着三四张大桌子，每张桌子坐满十来个人，济济一堂地吃饭。吃过晚饭，用清凉的井水擦把身，就到海堤上乘凉。有人会拿出二胡、竹笛、长箫或者凤凰琴，在海堤上吹拉弹唱。

流星随潮去，明月带水来。老家周围的东海海水是比较标准的半日潮，十二个小时里一涨一落。海水是月亮的忠实“粉丝”，月亮走到哪儿，海水就涌向哪儿。千年万载，痴心不改。

农历初七、初八，当人们辞去了炎热白日的劳碌，来到海堤上歇定的时候，半个月亮正在头顶的天上，小潮的海水正是平潮时。海水浅浅地淹住堤脚，迷蒙的月光洒落在静静的海面上，一路被海水洗涤清凉的风，从远处的海面吹来，吹走人们一日的辛苦，为人们带来阵阵凉爽。

十五、十六的夜晚，当晚霞在空中消失时，月亮就从海那边的岛屿背后升上来。月亮爬上远处岛屿上空的时候，海水也开始涨潮，潮头离开海堤很远。大潮的涨潮速度快、来势猛，远远就能听到潮头的海水奔腾翻卷的喧闹声，看到月光映射下的潮头，像一条白色的带子向岸边推进。两三个小时以后，当月亮升到半空时，海水也涨到了海堤边。在这样的夜晚，乘凉与观潮，相得益彰。往后的时间，月亮从半空升到天顶，月光下的海水从堤脚上涨了二米，离堤顶只有一尺的距离。这个过程，已与孩子

们的美梦相伴,也与他们的梦一样的美丽。

如果今日的人,回到那个时光,看到这个情景一定会以为,这个海边的村落,日日佳宴、夜夜笙歌,不知人间天上。对我来说,多少年里,夏日夜晚在海堤上乘凉,那凉风、海潮、明月、芭蕉扇,还有“自来月”谜一样的白光,总存在心里某处最柔软的地方。

我是在这座房子的西厢房长大的。房内的家具,包括一个火柜、一张床、一个衣橱、一幢三件组合的箱柜和一张放在进门的窗前的八仙桌。床是江南传统老式的大床,四腿四柱,两边有藤绕盘结向上,前匾有象牙镶嵌的图画,画中有人带着狗,在果树林中散步。三面的围屏上画有精美的漆画。这样的一套家具几乎是岛上大多数大户人家的标准配置。“白骨嵌镶大眠床,金漆夜桶放叠床”,当时的童谣里曾有这样的词句。只是夜桶、夜壶在我家早就不用了。

与大多数人家不同的是,有一台缝纫机像个端庄的淑女,静静地站立在窗前的方桌旁。缝纫机在当时的岛上,算是个稀罕之物。我家后来一度有我和我的姐姐妹妹三四个人上学读书,根据我家的经济情况,我们应当在学费减免之列,但每次提出申请,由同学评议时,总有同学说我们“家有缝纫机一台”,而被否决掉。当时的学费每人每学期三元二角钱,一年十几元是一个家庭不小的负担。好在我们“家有缝纫机一台”,它的确帮我们分担了艰难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人口增长的高峰期,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四五个孩子出生。人口增加了,房子却很少再建。六十年代,当孩

子长大一点时,许多人家先是把屋子正面的墙往外移,把屋檐下一米多宽的走廊包了进去,以增加室内面积,这样的建法叫“包檐”。“包檐”从屋檐下用墙砌起,只在墙上开扇窗,房子没有了走廊,有点像仓库,样子不大好看了,但花钱较少,又基本不用添加当时十分紧缺的木料,所以我家也和很多人家一样这样修建了。

到了七十年代,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已长大成人,有的已结婚生子,住房更紧张了。我家也和许多人一样,在外面镶了一间房。根据风水说,东、西厢房分别代表青龙、白虎,相生相克。左长右短,宅基上吉,左长为青龙盘绕,右短为白虎护卫,居住者诸事皆顺。但左短右长却是不吉利的。东厢的人家也几乎在同时镶了一间房,整座房子的两翼就又齐整了。

我不知道,岛上各个村落,连片的老屋,已存在了多少代、多少年,只知道,它们是从1980年代开始被陆续拆除,改建成楼房。到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,在整个岛上,原先的单层木结构的传统平房已所剩无几。多少年以后,人们恐怕只能在照片上看到它们的样子。

老家的旧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陆续被拆除,原来住在一个院子里的人家,分成了十几户,都各自建起了独立的楼房。我家原来朝东的西厢房,横过来建成了朝南的楼房,几乎紧贴着海堤。但这条海堤已退休多年了,在它的外面已筑了二根海塘,新的标准海塘是用石条、水泥浇筑的,能抗百年一遇的台风。

标准海塘是在十年前修筑的,地方政府要求每个劳力出一定的工,或者出300元以钱抵工。海塘必须要修,但地方政府的

资金不够，达温饱而盼小康的百姓，对这种强行的摊派一度颇有怨言。海塘建成了，它不仅一次次安然地抵御了台风大潮，其宽阔平坦的塘顶已成为附近居民平时散步、夏日乘凉和看海观潮的场所。这些年岛上经济发展，政府有钱了，把以前收去的钱退还给了百姓，也就赎回了信誉，迎得了民心。

可能因为当时海岛经济相对的发达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岛上居民建房的高峰期，比全国大多数的乡村要早一些。我家及附近原先沿山脚而筑的几座院落先后被拆除，在原址及附近建起了数十座楼房。单独看起来，这些楼房每一座都整洁结实，外观挺拔漂亮。但总体来看，它们大小各异，高低不一，显得杂乱无章。道路在房屋间曲折穿过，时宽时窄。与岛上许多村落一样，老家已失去了过去那种错落有致、恬静清秀，民居与自然山水和谐相融的古朴的渔村景色。只是，相比之城镇蜂窝般居住的公寓，这一座座楼房，自成院落，宽松而随和。人们依然日出而作，鸡犬之声相闻，生活在似浓似淡的乡俗中。

屋子离海堤近了，离海却远了，有几百米远了。海堤变成了马路，原来是海滩的一侧，现在也盖起了一排房子。在屋子里已听不到潮水和海浪拍岸的声音了，只有站到二楼阳台上才能看到几百米外的海。原来灶间的位子，现在是堂兄弟建的楼房。屋后的那口水井，那口曾经滋养了十几户人家，曾经是妇女们围着洗衣洗菜、欢声笑语不绝的水井，那口多少年里不知多少次看见它一次次胀满，一次次见底的水井，那口我不知道多少次爬上爬下，日里夜间去舀水的水井，已被毫无怜惜地填塞、埋没了。房屋的地基都垫高了，许多童年的往事和记忆被埋在了下面。

几十年过去了,物非了,人也非了,而每每梦到的,仍然是老屋,老屋边的海滩,屋后光秃秃的山和山脚下的水井。梦中听到的仍然是“哗啦哗啦”的潮水拍打海堤的声音和妈妈的缝纫机有节奏的“哒哒”声……